

让阅读滋养高中生精神成长

杨九俊

献给高中生的青春岁月，我们编写了“来吧，我的大学”丛书。这是一套成长读本，也是文化读本，更是思想读本。它邀请正在走近大学、走进梦想的高中生们通过阅读“跟仁者学习、和智者对话，向贤者看齐，与勇者同行，成就卓越的自己”。

2021年，唐江澎校长基于长期的思考和卓越的实践，提出“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优雅生活者”。唐江澎“四个者”“成全人”的教育，有一个重要特色是加强经典阅读。卸任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后，唐江澎加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恰如该校校长徐扬生院士在这套书的序言中所说：“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破土打下第一根桩基的时候，我们就着力打下大学的另一根桩基，这就是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有一个传统，就是力图把全人类的文明经典介绍给学生。”于是高中“成全人”的教育和大学通识教育在经典阅读这里形成契合点、衔接点，这套书便应运而生。

“来吧，我的大学”丛书共四册，每册围绕一个主题，分为四个单元。这里仅撷取每册书具有灵魂意义的一段话，并列出单元名称，以呈现全书概貌：

“终身运动者”。“强健的肌肉是欢乐、活力、镇静和纯洁的源泉。”（顾拜旦）单元名称分别为“无限之生”“逆着风跑”“飞翔的身心”“健康人生”。

“责任担当者”。“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考，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康德）单元名称分别是“掏出心来”“星汉灿烂”“家国与天下”“我们中的我”。

“问题解决者”。“在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时候，我这个在思考的人却一定是存在的。这样，我就有了第一条真理：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单元名称分别是“做一个思想者”“创新与创造”“科学是一种文化”“纸上得来终觉浅”。

“优雅生活者”。“在我们这个流动的现代世界



“来吧，我的大学”丛书（全四册）
杨九俊 徐兴无 主编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中，实践生活的艺术，使自己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意味着投身恒常的转变，通过转变为与先前自己不同的人，不断重新定义自己。”（齐格蒙特·鲍曼）单元名称分别是“日常生活的颂歌”“充实之谓美”“光明在低头的一瞬”“仰观山川之美，俯察万物之妙”。

这套丛书有四个主要特点：
一是目标的全人性。无论是“四个者”还是通识教育，都指向人的全面素养，指向完整的人。黑塞曾说：“在数千年来不计其数的语言和书籍交织成的斑斑锦缎中，在一些突然彻悟的瞬间，真正的读者会看见一个极其崇高的超现实的幻象，看见那由千百种矛盾的表情神奇地统一起来的人类的容颜。”徐扬生先生在序言中说：“知识的扩展可带来思想的扩展，知识背景广阔的人一定会比知识结构单一的人更有灵感、更富创造力、走得更远。”可见，我们想象的“全人”，不仅是平展的全面，还有深度的立体；不仅是空间性的，还是时间性的，面向未来的。

二是选文的典范性。首先是经典性。经典阅读是人类文明、人类文化传承的基本载体。莫砺峰先生谈读书时说：“孩子迟早要独自面对人生，独自迎接人生的风雨，所以一定要‘储药如丘山’，事先准备好精神武器。精神武器从哪里来？从经典中来。”经典让读者在原发性引发的“惊异”和熟悉性激活的“归乡”之张力中，享受具有美学意义的乐趣，滋养精神的成长。其次是广

阔度。经典的选择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宏阔背景中展开，涉猎文学、哲学、历史、科学、艺术等众多领域，纵贯人类文明发展的漫漫历程。最后是时代感。一方面是研究“哪些经典的精神内涵在当下以至未来的情境中仍然具有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关注新技术的涌现和前所未有之大变革。唐江澎特地约请院士级科学家围绕科技和社会发展热点，为高中生们专门撰文，使不少章节成为风云激荡的时代投影。

三是内容的联结性。无论是一套，还是一本、一个单元，都是有内在结构的。一套书，横向德智体美劳，纵向向未来。一本书，四个单元完整阐释一个“者”。以“终身运动者”为例，第一单元“无限之生”说身体，第二单元“逆着风跑”谈运动，第三单元“飞翔的身心”是运动与环境的“做”与“受”，第四单元“健康人生”是从文化心理维度阐述运动的文化意识。前两个单元侧重身体本身，后两个单元侧重身体与自然、文化的关系，渐次打开，逐步拓展。一个单元则是以三个左右的板块构成意义系统。

四是情境的丰富性。第一是本书体例中的“工作坊”情境。每个板块都由选文和“工作坊”组成，“工作坊”引导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互动分享，协同“做事”。第二是主题的情境。每本书是一个大主题，每个单元又是一个主题。主题指向某一方面的文明因子和未来素养，希望在培养“新人”特质方面发挥作用。第三是语文学习的情境。全书是通识教育，但客观上经典阅读又必然是语文学习的题中应有之义，语文教材的呈现都是人文主题统领的，在若即若离的阅读之中一定会丰富语文课程的内容。第四是自由阅读的情境。这套书与语文的知识体系不形成捆绑，客观上创造了自由阅读的情境。读多少读少，浏览深研，都是可以的，当“闲书”看亦无不可。徐扬生院士在序言中主张“人在年轻时，还是要读点‘闲书’”。因为没有指令，真有压力，“只有在读这些书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思考，才会探索问题，才能放松自己的心情，才能有触及灵魂的思想交融”。“多阅读会让你更有底气走向追求的目标，成就你‘excellence with a soul’——‘带着灵性的优秀’！”这也是全体编写者的建议和期望。

本书以人物通讯为主，但又不局限于人物通讯。最后两个部分分别从“特色校园文化”“区域教改典型”两个维度对一些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区域教改成果进行了深度报道，使本书对教育的研究和宣传有了更为全面立体的关照。这些作品也都是作者深入基层、潜心研究完成的。如《以“教研力”提升“培训力”》《吉林省走活教师专业发展一盘棋》等，皆是 he 作为亲历者，深谙吉林省教育学院以教研和培训为主责主业，坚持践行教育研究与教育宣传一体化的成果。

在教育宣传工作中，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的是新闻时效性不强的窘境，类似社会新闻那样吸人眼球的突发事件较少，特别是在媒体传播介质不断创新的新形势下，教育记者是否应强化对教育领域的深入了解和报道？是否应加强学术素养，通过挖掘信息、分析数据、访问专家和实地调查，为公众揭示教育系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我想，这也是本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这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教育研究和教育宣传一体化实践的代表性成果。特别是本书的体例，每篇人物通讯都逐一补充了“导读”和“后续”，作者真实地还原了每一次调研采访的细节，剖析了写作时的内心感受，对教育研究和教育宣传工作都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李红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叙事创新，文化“两创”需要叙事创新，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也需要叙事创新。实现中国叙事体系的系统化、学理化和针对性，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它必须面对真实的社会语境和社会问题以重建其理论起点。刘涛的著作《融合新闻叙事：故事、语言与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即是对此艰巨任务的勇敢挑战。

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叙”与“序”相通，乃是指对某种秩序或程序的安排，它带来的是时间性、空间性、因果性、过程性等问题。“叙”当中必有“事”，否则“叙”将无物可依，但此“事”不仅指“事物”，而且指“事件”“故事”甚至“事故”，即它并非指静止的实体，而是起承转合的事态。在传统意义上，叙事通常依赖于文字、图像或影像，是一种观看的“文本”。但是在数字化时代，一切皆可数字化，一切皆可“秩序化”，因而一切皆可叙事化。叙事的时间以及观看逻辑皆发生了根本变化。超链接或跨媒介叙事依赖的并非文本结构，它们打破了文本的单一结构，打开各种远方的、多元的文本形态。德里达说“文本之外无一物”，也许并不准确，在一堆看似碎片的文本中，依然有“故事”在流动。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说“故事之外无一物”？因为没有了故事，叙事文本将空洞无物，破碎的文本将无法实现意义的连缀。

在“叙”的意义上，数字化媒介才是真正的“融合媒介”，它将真实与虚拟、现实与文本、观看与参与皆纳入叙事当中。该书立足融合新闻叙事学的知识脉络，既打破了经典叙事学的“结构思维”，又突破了后经典叙事学的“视野”局限，最终将叙事拓展到了“万物”，实现了现实性的“物叙事”。尽管后经典叙事学试图将叙事置于“交流”“修辞”等实践来审视，让叙事获得主体、现实、社会等维度，突破了经典叙事学“结构”的局限，但它依然只是一种“视野”的改变，还是将视野从文本拓展到了文本实践。融合新闻叙事学的最大贡献是将“媒介性”纳入叙事性中；不是将“媒介技术”视为叙事“载体”，而是将媒介视为一种叙事“规则”，起着一种“传导意义”的叙事作用。比如AR（增强现实）叙事便将虚拟环境与周围现实场景结合起来，将现实纳入叙事之中；各种交互技术让使用者不仅只是“观看”，还有一个“他者化”的中国形象，以揭示西方意识形態生产的叙事学诡计；也讨论了生态文明话语、生态文明传承创新等议题的场景重构、时空再造和认同重塑等问题。在此，融合新闻叙事学不仅是一种认识论，而且是一种方法论和实践论，它不仅能够洞穿现实问题的诸多表象，而且能够解决具体的实践任务。

场域，获得真正的学术品格。

传统叙事语法的核心是“时间”，它通过故事的起承转合来组织语言或者剪辑影像，“时间”成为建构因果、展现欲望、组织行动、揭示观念的“内意识”，让人或物得以通过行动组织起线性逻辑，形成具有深刻精神内涵的故事。数字技术媒介下的叙事时间已然发生了巨大改变，它通过概览压缩时间，通过还原细节打开遗忘的时间，通过超链接进入全新故事时间，通过交互技术并置时间，通过算法显示未来时间。当然，时间不只是作者所操纵的时间，还有接收者所参与或操纵的时间，它们共同构成了叙事的时间意涵。例如，游戏中的时间就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算法结构故事的“时间可能性”；另一个是玩家“选择”所操作的故事表征时间，玩家也支配着故事的进程。人工智能叙事甚至不再是作者叙事，而是“提示词”支配下的叙事，是可随时修正和改变的时间。媒介技术不仅提供了作者改造叙事时间的可能，也提供了受众参与时间叙事的可能，最终获得了重建世界意义结构的时间语法。

除了“时间”问题，数字媒介技术下的融合叙事语法也不能忽视“空间”——时间作为抽象的“内意识”，也必须依赖于空间的运动而被看见、被体验。书籍的页码是空间，电影的场景也是空间，它们的“时间性”皆依赖于空间的“运动”，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现场”（present）看似是一个时间概念，但它是静止的，很容易被理解为空间。

AR、VR（虚拟现实）等技术就是充满“现场感”的技术，它们的空间感很容易获得支配时间的地位，从而对影视剪辑技术的“时间线”构成冲击。观看者身体不再处于故事之外，而是沉浸式地介入故事空间中。当空间获得支配地位，传统以时间为主线的叙事模式便发生改变，呼唤全新叙事语法。除了故事空间的变化，媒介技术导航空间、交互空间以及屏幕空间的变化，也会带来全新的主体与故事的关系，最终重构人类的观看、体验和认知模式，形成全新的意义结构。

新闻叙事实践充满了意识形态建构、话语权争夺、软实力建设、文化传播等战略性命题，并具体体现在数据新闻、叙事框架、生态文明话语、文化“两创”等现实场景中。基于融合新闻叙事学的理论脉络，该书最后详尽地讨论了西方数据新闻如何通过视觉修辞的关系、时间、空间和交互方式，刻画一个“他者化”的中国形象，以揭示西方意识形态生产的叙事学诡计；也讨论了生态文明话语、生态文明传承创新等议题的场景重构、时空再造和认同重塑等问题。在此，融合新闻叙事学不仅是一种认识论，而且是一种方法论和实践论，它不仅能够洞穿现实问题的诸多表象，而且能够解决具体的实践任务。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教育研究与宣传一体化的实践

翟博

一直以来，如何做好教育宣传工作是所有教育媒体人孜孜思考和不懈探索的重点。读罢《教育典案研究与宣传》（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一书，深有满载而归之感。本书作者赵准胜曾兼职担任中国教育报驻吉林记者站副站长十余年，我认为，无论是他提出的“以深度宣传助推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还是他践行的“教育研究与教育宣传一体化”，都值得我们学习。

“讲好教育故事”是全书的主线。作者的人物通讯并不追求文章的叠金绣、徜徉恣肆，他更重视行文的笔酣墨饱、不蔓不枝。他笔下的人物绝无刻板教条，更多的是一个鲜活、生动的教育工作者形象。

优秀的记者总是能够在真实客观地宣传新闻人物时展示独特的视角，表达真实的感受。这既是教育叙事的魅力，更是教育宣传的力量。可以说，在对各级校长办学经验的宣传上，作者总是能以学者

的视角，发现值得推广的典型。

阅读的过程，也是与这些一线教育工作者者心灵共振的过程。书中有“吉林最美乡村教师”胡娜，有“吉林好人”李素怀，有“稻花香里话耕读”的王国庆，有“为学生成长涂上温暖底色”的成艳春，有“城乡一体化的‘棋手’”任国权，有“用画笔点亮乡村孩子未来”的王晓野，有人选“推动读书十大人物”的代俊东、王永彪等，他们都来自教育一线，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其中很多人物我也较为熟悉。如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的教育名家郑德荣，如启迪师生数学思维的“大先生”史宁中，如引领农村中学语文教学改的专家李元昌，如“全国最美乡村教师”杜顺，如提出“率性教育”理论的“小学校园里的学者校长”于伟……虽然这些人物各大媒体都曾进行过报道，但作者往往能基于研究的视角去挖掘人物的新意——他们或是一个时期教育改革的代表人物，或是引领专业理论研究、教育管理的名家学者，次次视角不同、篇篇均有新意。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产—教—服”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作为民办应用型高校，聚焦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本科以上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以及“社会发展与科技应用等方面的研究”，主动融入区域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学校深刻认识到，服务乡村振兴既是践行“地方性、应用型”办学定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选择，也是履行社会责任、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学校将服务乡村振兴视为深化产教融合、检验育人成效、拓展社会服务能级的关键突破口，系统构建了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实效为检验标准的“产—教—服”融合链，形成了一套可推广的应用型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

科学布局，筑牢“产—教—服”融合根基

服务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的战略引领与制度体系的坚实支撑。学校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构建了制度保障与行动理念深度融合的框架体系。

组织赋能，制度先行。学校于

2022年1月成立乡村振兴学院，统筹协调全校服务乡村振兴工作。实施“十百千工程”，建设涵盖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振兴带头人培养等十大基地，丰富乡村文化内涵，提升经济竞争力。通过完善的组织架构、运行机制与保障制度，确保工作常态化、规范化与可持续发展。

理念引领，思路明晰。学校创新性提出“一二三”工作理念，即“围绕一个中心、搭建两架桥梁、推进三大举措”，将服务乡村振兴作为学校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产—教—服”融合链的构建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和系统保障。“一个中心”是指围绕建设“地方性、应用型”大学中心任务开展乡村振兴工作。“两架桥梁”，一是指搭建“校地政企”合作桥梁，整合社会资源；二是指搭建校内学科专业协同桥梁，促进跨学科协同创新，形成服务乡村振兴的综合优势。“三大举措”，一是指拓展校地合作渠道，以江夏区为中心，构建“一区多点”辐射湖北省的合作网络；二是指深化实践基地建设，强化校地、校企联系，开创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共建局面；三是指打造实践教学平台，内外联动多方资源。

将乡村变为课堂，形成“产—教—服”融合生动实践

学校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的核心职能，将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转化为育人课堂，实现“真实场景项目化教学”和“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奔赴。

“走出去”建基地。学校与多个乡村振兴示范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江夏区小朱湾、梁湖农庄、云稼慢乡、湖泗街道等地挂牌成立乡村振兴实践教学基地。

“引进来”设平台。将企业真实场景引入校园。例如，学校与武汉青垓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建电商直播实验室，学生进行农产品直播营销实战；与江夏区融媒体中心共建联合设计工作室，学生参与特色农产品包装设计项目，实现产教无缝对接。

项目驱动，锤炼实战化能力。一是以赛促学强技能，学校举办“青龙杯”电商直播大赛，学生积极推销江夏农产品，部分单品创下55万元的销售业绩，提升实战能力，增强市场意识；二是文化浸润育情怀，组织学生身着汉服参与小朱湾端午“走桥”等

民俗活动，在梁湖农庄参与支农服务，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三是劳动教育砺品格，学校对接农业企业建设劳动教育基地，组织学生深入田间参与生产，体验耕耘收获，培养劳动精神与艰苦奋斗的品质。

多维度协同赋能，建立“产—教—服”融合有效运行机制

学校坚持科研和服务并举，精准服务乡村振兴，形成了人才培养、科技支撑、文化引领、产业服务等多维度协同赋能的格局。

精准调研，为“产—教—服”融合准确定位。深耕江夏，由学校领导带队深入街道及农业农村部门、文化和旅游部门等进行调研，掌握区域乡村振兴现状、需求与挑战。辐射湖北省，深入武陵山区（五峰县）、大别山区（英山县）等识别差异化需求，为精准帮扶奠基，达成电商培训、宝石加工等多领域合作意向。

发挥人才培养服务优势。研判自身优势，明确助推方向。一是与五峰县签订协议，在宝石加工技术提升、电商人才培训、基层干部培训等方面

提供定向支持。二是选派6支大学生创业团队入驻梁湖农庄开发“夜经济”项目，注入新客流；为武汉青垓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定向培养输送懂生产、精电商的实战型销售人才。三是向江夏区中小学（如郑店中学）派遣学生担任社团指导教师，缓解艺体师资匮乏的压力，同时为学生提供实习平台。学校累计参与服务学生189名，实习生32名。

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内涵。一是文化墙绘“美”乡村，组织师生在崇岭村、洪山镇、大兴村等地开展文化墙绘活动，焕发乡村新活力；二是校校联动、共育发展，与江夏区8所中小学成立教育联盟，学校学生帮助其组织中、小学生社团活动，实现“互为资源、相互支持、共同发展”。

凸显文创设计“兴”产业特色。学校与“江夏有礼”品牌合作，师生为藁头、莲子米等设计兼具地域特色与现代审美的文创包装，提炼地域符号，降低设计成本，提升附加值；组织多专业师生参加“龙虾莲藕节”开幕式，进行文艺展演，助力品牌宣传、高效推广。

运用多种手段宣传“产—教—服”融合。一是线上宣传展成果，依

托学校网站、微信公众号深度报道电商助农、产业帮扶等成效，提升学校美誉度；二是线下举办讲座讲堂，组织交流活动，营造服务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三是向权威媒体推介创新模式和案例，相关工作被多家权威媒体关注报道，树立学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良好形象。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创新构建“产—教—服”融合模式，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地方应用型高校服务办学特色、拓展社会功能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方案，探索出一条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深化内涵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其核心价值在于：一是育人模式创新，将乡村变为生动的课堂，通过项目化教学与在地化服务，提升人才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人才培养质量与服务社会效能双提升；二是服务模式升级，学校突破单一技术或人才输出的局限性，形成集人才培养、应用研究、文化传承创新、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系统性赋能模式，精准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三是校地共生共荣，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开展深入合作，构建以共同目标为纽带、以资源共享为基础、以互利共赢为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共同体。

（胡晶晶）

· 广告 ·